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本期收費二分五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生活

第七卷　第七期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話 八四八一九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
內政部登記

小言論

最要不得的兩種心理

韜奮

自從身擁二十餘萬大軍所謂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氏以不抵抗主義拱手奉送東北三十餘萬方里國土以後，不抵抗的無恥流毒竟有風行一時愈做愈有進步之勢！由瀋陽而吉林而長春而哈爾濱以及東北其地各城市，蔓延至於天津事件，青島事件，福州事件，乃至十九路軍未抗敵以前之上海事件，眞是如火燎原，如海澎湃，不知所屆。瀋陽敵來而後退，錦州則敵未到而先逃遁一空，不抵抗的本領可謂又進一步，東京各報乃大宣傳其「皇軍浩蕩如入無人之境的錦州」的豪語。日前陸相南次郎軍閥去年十二月底遊歷暴力所佔的東三省，行經韓京，語新聞記者，謂：「錦州問題並不成問題，不值日本之一擊，張學良之軍隊設有數十萬，不足爲慮。」同時日新陸相荒木於就任後發表談話，亦有「日本軍隊應有不戰而勝之權威」之語，其傲慢氣概，可謂已達極點。他們對於我國自信看透了什麼？看透了幾於牢不可破的怯懦心理。日海相最近對路透訪員聲明增兵上海的理由，謂「希望日軍到滬後，華軍不戰而退。」其心理無非斷然深信中國人是一嚇就逃的，以爲全中國的軍人都是張學良的同志，全中國的土地都是像瀋陽吉林等處之一嚇人空，「皇軍浩蕩如入無人之境」！我們回溯種種，痛定思痛，應深切覺悟怯懦決不能求全，反而招侮，要求全，只有奮勇抵抗的一條路走。我們從今以後，應下決心一掃怯懦的劣根性。

但是有一點我們却要留心提防的，從怯懦心理的圈套裏跳了出來，我們要跑上沉着奮鬥百折不撓的路上去，而不可陷入驕傲心理的另一個絕路圈套裏面去。怯懦是自絕之路，驕傲也是自絕之路。驕傲之所由來，以得勝之後爲易犯，以得人贊譽之後爲尤易犯。日本自一八九四年勝我及一九〇四年勝俄之後，軍備之強，譽滿全球，因勝而驕，因譽而愈驕，以「不戰而勝之權威」自豪，一旦潰敗，乃覺面子不堪！這是我們所當注意的當前的教訓。

我們要認清民族的解放工作，須恃沉着奮鬪。百折不撓，長期努力。十九路軍英勇抗敵，屢奏奇功，固足以喚起垂死之國魂，振作萎靡之民氣，但我們倘若僅能隨勝利而振奮，萬一受暫時之挫折，卽嗒然若喪，頹廢自棄，則民族前途仍難自拔。我們必須不計成敗利鈍，不知怯懦，不知驕慢，但知沉痛奮發，同心協力，爲救國衛族而作繼續不斷的向前奮鬪，有如河流歸海，雖千回百折必達到目的地而後已。

日對東北的打算

（日本通訊）

君一

三日一早看到報上載着：「皇軍的將士意氣揚揚。入錦州城」，急得我跳將起來！但我不甚相信；以爲張學良不是宣言決心嚴守錦州嗎？後看到好幾種報紙，都有頭號大字標題着：「三日早朝，皇軍堂堂舉行錦州入城式」；「二日正午，錦州城內已一兵不留」；「敵軍全部關內撤退」；「我軍錦州入城，等於進了無人之境。」還是疑信參半。到了翌日，日軍錦州入城的照片，已通刊報端；並且「皇軍

錦州入城活動寫眞」也廣告開映了。於是我才確信又是實行其絕端無恥的不抵抗主義了！

但是這次一月三日，錦州的一兵不留而奉送敵人，其中足供我們檢討者，爲錦州的堅陣地。據日報載，我軍錦州附近的陣地，爲近代陣地的構築法，非常堅固，大凌河以西的大戰壕，尤爲可驚。（以錦州爲中心，自大凌河右岸至東北一帶的堅固陣地，達二十五線之多。且均係近代陣地構築法，至爲堅固。單第一線沿大凌河右岸，以北甯鐵道爲中心的散兵壕，南北卽達三千啓羅。距錦州南方十啓羅，杏山附近的陣地，實爲都市防備陣地，無比此再上者；卽專門家亦頗佩服。此外還築了許多空中防備，設置掩蓋機關槍座，迫擊砲座；各要所的障礙物，非工兵不能除，其牢固可知，總之此等陣地，是費數月時間，並以全兵力總動員築成的云。）既抱不抵抗主義，爲什麼要築如此堅牢的陣地？旣築了陣地，爲什麼又一兵不留的奉送敵人？這點誠令人莫測高深。據日報所傳種種看來，這次的不抵抗，並不是對外的自餒，實際是含有對內的深長意義。唉！國將不國，豈在用心於對內；難道我們國民做亡國奴，而所謂大人物就會例外嗎？可是他們願做亡國奴，我們國民却不願做亡國奴。同胞！我們須急起有個打算！

這次日軍如入無人之境的佔據了我錦州後，日本朝野無不喜形於色，相互祝賀。未傷一兵卒而達其目的，誠可賀也！現在他們異口同聲的都唱着：『軍事行動可告一段落，目下所急須辦理者爲善後；促建設獨立國在最短期內實現。』茲將近來他們對於滿蒙善後的聲浪，略述如下，以告國人。

新滿蒙創造的前提：爲新滿蒙獨立國家建設；與在滿日本各機關統一，實施滿洲都督制的二個問題。這是日本政界一般之聲。當初樹立新政權的意見佔優勢；經種種研究之後，認爲新政權難免仍歸舊態；所以以建設新獨立國家爲得策。據日人說關於此層，中國方面的意見也一致的。（大致是指臧式毅張景惠等的賣國賊吧！）現在他們所積極討議者，爲新國家的國體，政體，及何人主持，如何組織等。關於國體問題有三說對立：（一）帝制，（二）共和制，（三）持中間性的虛君共和制，其中以唱着：『文化程度低的滿蒙，以建設帝國爲適宜』之說，最爲有力。

至於新國家的組織，擬設國務院（內閣），司法院，立法院，檢察院的四院對立。此外再組織參議府。此與日本的樞密院同性質，一切條約或重要法令，非得參議府承認，不得實施。此參議府在新國家成立時，稱之曰顧問府，由日人組織。俟改名參議府時，再由日韓滿蒙人共同組織之，國務院院長，內定爲臧式毅云。關於新國家的建設，目下日人與幾個賣國賊，正在協議熱中。總之，這幾個賣國賊，現在是被倭賊像牽活猻一樣了！

在滿日本各機關統一問題（改四頭政治爲一頭政治）現有兩說：

（一）實施滿洲總督（都督）制說。

（二）任命大將級的陸軍武官爲關東長官，並兼任關東軍司令；將關東軍，關東廳，滿鐵的三部，在一頭之下統一之。領事亦由關東長官治下，或兼攝之。

此二案中，前者固甚徹底，可和朝鮮一樣。但因實施上，必須改廢官制法令；一方又須經過政府議會，樞密院等種種關頭。爲着應急處置計，第二案較易實現。這是軍部主張第二案的理由。日本軍閥之野心，於此可窺一斑！

以上爲日本對於滿蒙政治上的一種步驟概要。至於經濟方面，現亦正在狂熱活躍中，三井，三菱等的大財閥不必說，卽鮮銀，正金等，也均已出動。正金在去年年底，卽特派專員調查全滿的經濟狀況。現已竣事回行，報告會議過。大連，瀋陽（日稱奉天）哈爾濱的三支店，也已決定了貿易金融，積極着手了。鮮銀更有軍部的協力；任命駐在瀋陽的色部理事，爲東三省財政顧問。同時更配佈多數行員於瀋陽，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的各新官銀號，以便調查滿蒙的金融狀況，俾決定方針，與朝鮮打成一般；使成一大規模，實現往年的理想。內田滿鐵總裁與犬養首相等，關於滿蒙經營事，也已有了詳細的協議。政府方面的關係閣僚，都主張滿蒙與朝鮮一貫主義。今後的幣制，亦擬改革，蓋滿蒙的物產十分之七是與金本位

體國交易的．暫時維持官銀號現大洋準備的銀本位制，不久擬與我國本部完全脫離關係，實施金本位制．至於滿鐵自身，也因環境一新，擬大加整頓，內田滿鐵總裁所談最近重要計畫：

（一）滿鐵附屬地　附屬地內的家屋，道路，學校等，須滿鐵經營者，不在少數．因此滿鐵方面，不得不舉相當的債，這些早晚應離滿鐵之手，移爲獨立經營．至滿鐵附屬地外，今後爲要使成爲日本內部人自由活動的地域，（目下日本已實行大批移民了！）政府及關東廳的施政方針，須更改．此間通大森理事（滿鐵地方部長），已以調查的結果，正與政府交涉中．

（二）新事業與資金　滿蒙的資源，據斯波博士的努力調查，已判明頗有希望．滿鐵此時雖有相當資金．但仍不足，將來須增資．

（三）與朝鮮的關係　吉會線一竣工，與日本海，滿鐵，就可連絡．單此交通路．滿蒙與日本結成最短距離．而淸津，雄津的築港問題，也可進行．目下江口滿鐵副總裁，木村理事（鐵道部長）等正與宇垣朝鮮總督會議中。

（四）滿蒙的吞吐港　營口及葫蘆島爲大連的補助港，可活用．築港設備不及大連，冬季有凍港的缺點．但冬季以外，特產物的運出，比至大連的鐵道距離爲短．

（五）諸鐵道懸案　鐵道問題今後須大大研究，積極敷施．至航空路，現亦在着手進行．

（六）馬賊授職　與新政府協力共同講授職之道，據日人之意，極易妥協，蓋他們認馬賊不外失業羣也．

綜上以觀，日本對滿蒙之政治經濟設施步驟一若對自己的領土一樣！同胞！我們做地主的人，允許強盜無所顧忌的在我領土內自由行動嗎？

新機

（漢口通訊）

杜重遠

韜奮吾兄：相別月餘，整個的東北已入於賊人手中，遠望遼天，欲揮無淚！弟初到漢口時，看見街道齊整，人烟稠密，標語貼了滿牆，漫畫更描寫的有趣，以爲這個地方大有發展的可能．殊不知竟有大謬不然者！反日救國會直成了一個空殼子的機關，外表弄的很煊耀，內部却非常冷靜．黨部罵商人不知愛國，商人恨黨部專權把持，他們執此執非，局外人無從知曉．學生雖鬧了幾次運動，湖北當局懲於京滬的風潮，防之如臨大敵，現在已均被壓迫的毫無聲息．所謂一般知識階級，或在社會服務的人員，多是爛於交際，巧於辭令，而滑頭滑腦的毫無誠意表現．（自然好人也有，但爲數無多耳．）談到這次東北問題，他們總願以應酬了事．至於東北存亡，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最令人傷心者，他們知道我是遼甯人，常說「這次你們滿洲眞是可憐哪！」好像他站在一個完整的國家裏，已經把我劃在界外了．唉！我們是要解決這個整個的國難問題，他們偏要以無聊的慰藉來應酬我，這是使我最覺得痛心的一件事．

武漢自水災之後，乞丐如麻，熱鬧街口，不出十步，總能會到一位沿門乞討，厥狀堪憐．三日前弟曾到災民收容所參觀一次，蘆棚草地，幾十人雜居一穴，衣物零亂，汚穢不堪，穴傍即茅房，水溝臭氣薰天，令人不能停步．咳，這簡直是十八層地獄，那是人間呢？可是這飄莊嚴壯麗的旅館與夫燈壁輝煌的酒樓，還是酣歌醉飲，豪賭狂嫖，一擲千金，一局十萬，那一種奢華浪漫的生活，不亞於萬惡淵藪的上海．國內有人天天怕共產，當局天天防共產，但是這一種的現象，我不知爲誰造機會呢！

弟來漢口已經十日了，工作的成績幾等於「零」．雖然整天的各處奔跑，不是談些應酬話，就是享些閉門羹．僅僅漢口商會先要了演說的稿底，又經了警備司令部的審查，才允許講演一次．工作之難，於斯可見！可是在這萬難之中，猶有三事足資慰藉者，謹陳於左：

（一）武昌方面有中大校長陳叔

澄君，二十年前留學日本，歸國後以數十萬家資，捐助於手創之中華大學，慘澹經營，不遺餘力，卒業學生達三千人，供職各省，對於社會貢獻頗大，今歲雖遭大水之災，仍在掙扎奮鬬中，全校學生一千八百人，大學生四百，中學生一千零八十，餘為小學生，陳君外柔內剛，作事有條理，有毅力。

（二）弟在漢口商會講演後忽來有志青年三人，自謂余等皆生活讀者，願與先生作進一步的懇談。弟急應願領教誨，乃假商會一室談數十分鐘，始知彼等除服務外，并作秘密有組織的救國工作，弟因寓中有友人等候，不得不早歸，乃另約翌晚七時在寓恭候，屆時果又來，除前次三人外，又多來五人，均在二十歲左右，英氣勃勃，思想清晰，對國事均極憤慨，經弟作長時間的慰勉，均欣欣有喜色，并誓竭精誠，作永久之奮鬬。此輩青年實國家之元氣，亦吾儕之良友。

（三）漢口新民報記者黃菊圃君，也是一位熱心國事的好友，近來他在他的報紙中另闢一欄『小國民週刊』，專備十五歲以下的小國民發表思想之用，投稿者異常踴躍。據說由四歲至十五歲已有一百多個小朋友，九月十八日以後，更激昂慷慨，悲憤壯烈，其中詩歌諷畫，極饒興趣，今擇其中優者四紙剪下附上：（編者按，因限於篇幅，僅登一張）有時黃君召集他或她們談話，約定時間，不差分毫必到，如黃君因事稍遲片刻，則羣起大興問罪之師！他或她們若有函詢之件，限期必須答覆，若不答復，他或她們就要來個哀的美敦書！因之黃君對他或她們決不敢失掉一點信用，此外尚有種種趣談，弟聞之極為振奮。因想我們中國種種的惡習慣，或須待此輩小朋友來改革吧？

據上三事，我們相信中國的正義未沒，元氣待補，新機方在萌芽，望兄緊握着你的禿筆，弟願喊破了我的喉嚨，來向這個冥頑不靈的社會猛攻！激戰！謹此順頌撰安。

弟杜重遠拜啓。　一月十一日自漢口。

漫筆

韜奮

本刊駐日特約通訊記者君一先生於本月五日自東京囘滬，所談日本近況頗詳，茲撮述數點以餉讀者。

據說日本各報對於滬戰，總是載着日本打勝仗，但是民衆方面仍不免發生懷疑，因為（一）在東京的英文西報所載消息頗確，閱西報者雖佔國民中極小部分，但因此真相不免洩漏；（二）各報屢次載『總攻擊』字樣，依常理有一次總攻擊，勝負應有分曉，何至二次三次乃至數次還在那裏『總攻擊』，究竟『總攻』些什麼？（三）報上所載死傷日兵總是三五人或七八人，寥寥可數，但實際上運囘的屍體却不少；（四）各報所載日軍雖無一次不打勝仗，但往往說是與支那軍苦戰之後，在他們以為堂堂帝國皇軍應像在東北所向無敵纔是，『戰』而至『苦』，則支那軍之厲害可想。

日本一切大權均在軍閥之手，日軍閥之驕慢自大，可謂無以復加，君一先生談至此，出示日軍閥派所辦之日報，名日本，上面社論不但把中國說得一錢不值，並且把歐美列國也說得一切不值，就中國固不值一戰，即世界各國來對付日本，日本的軍力也可以打勝仗，怕什麼？講到各國對日經濟制裁，也以為不怕，據說只要滿洲到手，穩可自給，什麼都不怕！（記者附問：我國人是否肯任日人安安穩穩的霸佔我國東北？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何，即日人能否『什麼都不怕』所由判。）

日本北部饑荒之窮苦固不待言，即南方各處人民生計之艱苦，可謂已達極點，軍閥政府所以安慰人民者，不外以奪得滿洲一切都可解決為言，倘雖奪得滿洲而仍未能坐享，則麻醉人民的力量便等於零。又民間左傾思想如火燎原，尤危機四伏，其爆發實遲早問題。

日本小學教育對排華工夫幹得很兇，故日本小學生無不十分輕視中國，仇視中國。但他們都由小學教員口頭努力，對於兒童極力宣傳，不若我國之表現於教科書裏，予人以共見。

補誌：上期漫筆所述五類日人，尚有手執刀矜及鐵棍的日本浪人一類。

更正：周建人先生被毆打傷，但尚健在，上期漫筆有誤。

生活週刊臨時特刊

上海血戰抗日記　每份二分半

本文詳述此次滬變經過，及我十九路軍忠勇將士血戰抗日實況，載至十五日止，計六千餘言，既可補日報之不足，又可供作歷史之參攷。

生活週刊社發行